

● 黄鹏笺注

贾岛诗集笺注



巴蜀书社



I 222/42
M 758

黄鹏
笺注

贾
岛
诗
集
笺
注

巴蜀书社·中国成都



A099873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贾岛诗集笺注/黄鹏著. — 成都:巴蜀书社, 2002.5
ISBN 7-80659-359-4

I. 贾... II. 黄... III. 唐诗-注释
IV. I222.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2916 号

策划组稿 汪启明
责任编辑 周道贵
封面设计 李文金
责任校对 潘 锦

贾岛诗集笺注

黄 鹏 笺注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总编室电话(028)86656816
发行二科电话(028)86658275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
发行一科电话(028)86662019
发行三科电话(028)86662019
西南冶金地质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875 字数 340 千
2002 年 6 月第一版 2002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350 册

ISBN 7-80659-359-4/I·138 定价:2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
領導小組資助出版

序

杨世明

中国古典文学以诗为中心：诗的起源最早，流程最长，使用最广，影响最大。唐诗是中国诗史上的黄金时代，是中国诗歌长河中最辉煌美丽的一程，是诗中的诗。所以，唐诗是值得国人自豪与自珍的。

唐诗为什么至今仍有着不朽的生命力？除了我们常说的原因，我认为唐代的诗人非常重视个性，张扬个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唐代很多诗人的作品，都是很有个性色彩的。唐代的诗人中，名家辈出，其中李、杜是俯仰今古的顶峰；王维、白居易、韩愈、李商隐是开宗立派的大家；此外像骆宾王、王勃、陈子昂、张九龄、王昌龄、孟浩然、高适、岑参、李颀、刘长卿、李益、韦应物、孟郊、张籍、元稹、贾岛、柳宗元、刘禹锡、李贺、杜牧、温庭筠、韦庄等等，都是名家。他们都要继承前贤，但又开拓创新，自成一家，各具个性。他们羞于亦步亦趋，模仿前人，像后来西昆派之“捋扯”李商隐那样。唐诗固然有流派，但同一流派中，每一个体，又风采独具，互不雷同。正是由于他们的个性，使他们的诗篇获得了存在的价值，谁也无法替代谁。

也正由于他们的个性，造成了唐诗的千汇万状，群星灿烂。比如孟郊、贾岛，同有清奇苦僻的创作特点，苏轼称为“郊寒岛瘦”，可是实际上二人个性差异很大，诗风亦迥然不同。孟郊“古貌古心”，长于五古；而贾岛最工五律。孟郊诗多愤激之语；而贾岛除了前期有几首讥刺之作，其诗是一片禅心，无恚无怨。孟郊的伦理精神很强；贾岛则潜心于自然，远离尘俗。孟郊之苦吟，重在炼意；而贾岛苦吟，重在炼句。他们各有各的妙处，面目是不同的。

唐代诗人在艺术追求上的执著精神是惊人的。这也是唐诗多精品，并能留传百代的一个重要原因。唐代没有职业诗人，可是相当多的诗人把诗当成他的生命，他们是以自己的生命来写诗。杜甫说“文章千古事”，作诗要“语不惊人死不休”，其于诗之重视，可谓至矣！李贺“锦囊觅句”，其母见所获多，怒曰“是儿要呕出心乃已耳”，足见呕心沥血。孟郊任溧阳尉，终日沉醉于做诗，以致曹务多废，县令只好找人代职，扣发他一半工资。贾岛更是如此，他有诗说：“一日不作诗，心源若废井。”可见诗便是他的灵魂。他哭吊孟郊的诗说：“冢近登山道，诗随过海船。”上句写哀，下句写荣，诗名传于海外，足可告慰地下，其用意是说，以生命的代价取得诗的成功，是值得的。贾岛一生亦复如此，做官西蜀，地方很穷，简直毫无乐趣，可是他在这里能寻找诗料，也安之若素。他在长江县衙内写的一首诗，有“归吏封宵钥，行蛇入古桐”之句，这让我们破解到他乐于寂寞的秘密，原来他的全身心都投入诗中。诗便是一切，这使贾岛成了不够达标的官员，却成就了他的诗名。唐代有很多诗人，都有同样的价值追求，这大概是唐诗之所以辉煌的另一个原因。

唐诗繁荣还有一个原因，是诗人没什么功利的负担，也不受

政治的干预，又百无禁忌，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最自由，在创作上也最自由。宋人说唐诗繁荣，是因为唐朝科举考诗赋，实际上省试诗好的不多，留传下来的也很少。唐人靠诗文作官的也很少，倒是很多诗人都穷困潦倒，像贾岛，最终死于蜀中普州（今安岳）任所，身无一子之亲送葬，十分凄惨。所以，由于一心极力追求诗名，很少有其他功利的念头，诗人终身潦倒的不少。但他们写诗的确很自由，除了少数大官僚写一些应制之作，多数诗人写诗是写其所想写。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不可能超越政治，不过唐人对于政治，完全是一种自然的态度，与创作没有多少关系。他们歌颂时政，或批评时政，全由自己做主，没有谁来定个“主题先行”。如果刺激了当局，也还不致于受追查，像宋人那样形成什么诗案。当然，干谒、答谢之类应酬之作难以免俗，然而成功诗人的扛鼎之作，是绝非此类货色的。写谏墓主之文可以得高额稿酬，像刘叉所偷韩愈之金便是，但写诗却很难卖钱。既无关乎当官，又不能发财，诗人为何生死以之地去作诗？无他，为了艺术。这可以说是一种艺术至上主义。一旦成名，天下知闻，那也是很得意的，看“旗亭画壁”所记及白居易《与元九书》，自可揣度当时诗人之心态。生存是有限的，而艺术上富有个性的创造，却可以使生命延续下去，获得不朽。“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惟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唐代很多诗人，是走着司马迁这条路的，尽管有时会叹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可是为了诗，他们却无怨无悔。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喜欢诗，并且有如此选择的自由。正是由于这样，唐代不仅有不少人选择了诗，而且他们能决定自己喜爱的体裁、题材、表现形式、艺术风格，不受什么约束，终究造成了自身诗艺的成功。而唐诗的百花齐放，就是这样形成的。

贾岛就是一个这样的诗人，上述三方面他都很突出。他尽管先做了和尚，为了能写诗，毅然还了俗。屡试不第，没想到“坐飞谤”授长江县主簿。一生写诗，也交了不少诗人朋友，不论生活怎样，乐此不疲，终于成了有个人风格的名诗人。他在世虽然穷困，死后却受人顶礼膜拜。晚唐李洞，崇拜贾岛，用铜铸贾岛像，顶戴头巾之中，还念贾岛佛，一日千遍。南唐的孙晟，画贾岛像于屋壁，早晚礼拜。以后各朝的末世，差不多都是贾岛的时期：宋末的江湖派，明末的钟、谭，清末的同光派，都是学贾岛的。

贾岛诗气味清苦，故与孟郊并称。其诗清奇，被列入清奇雅正一派。有人又称他为“琐细派”，因其诗多写琐碎寒俭之事。不多用事，善于写景，人称“平淡”。好炼句，常苦思佳句而后足篇，所以司空图说他“视其全篇，意思殊馁”。不过贾岛诗的妙处正在于是，他集中的名句很多。如：“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长江人钓月，旷野火烧风”，“瀑流莲岳顶，河注华山根”，“流星透疏木，走月逆行云”，“日午路中客，槐花风处蝉”，“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寒草烟藏虎，高松月照雕”，此类甚多，难以具引。我以为像盛唐诗那样，全篇浑成固然好，若不克为此，能有佳句，也不错了。它同样能给人以美感，给人以艺术享受，我们不必拒绝它。特别是他为什么会有那么深远的影响，这是很值得我们去研究的。

贾岛诗旧有李嘉言先生的校本，很好，可惜未加评注。陈延杰先生曾作注，又未免太略。贾岛诗用事虽不多，然而文字浅而意刻深，尤其是有的诗，为求古雅，戛戛独造，或致晦涩，解读为难，早就应当有一个较翔实的注本了。黄鹏君的笺注，是极合

时宜的。

黄鹏君属我的学生辈，本科毕业后，受业于曹慕樊先生之门，尽得先生之教而归。教学科研，勤学敏思，不务虚声，亦不趋时盲从，寻根问底，但求其是，故每多创获。其注贾岛诗，费力极勤，然常虑有不确不周，每废寝食。治学如此，其亦庶几乎！夫以岛之诗名，早应有笺注问世，而至今寥寥者，非以知其难乎？如此，则纵有未达一间者，何必深责，姑留俟异日，可也。“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黄鹏君以吾一日之长，注释中常过我相商，今索序于余，既不能辞，聊书杂感以应之，云云。

2002年1月22日

于四川师范学院

前 言

—

贾岛，字浪仙，幽州范阳人。生于大历十四年（779），卒于会昌三年（843）。他所生活的年代，唐王朝的国势虽然走着下坡路，但文坛却经历了由盛唐的天才辈出到中唐的百花齐放，贾岛以富有个性的创作杰出于中唐后期的诗坛，并影响了以后各个时代的诗人。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探求岛诗的艺术特色及其影响的时代原因。

贾岛的创作活动大约开始于元和初，与他还俗后困守长安最终被贬至遂州长江作主簿及终于普州司仓参军的过程大约是同步的。他的一生，代表了历代绝大多数无缘仕途的文士最普遍的命运，贫穷、孤独、平凡、单调。古代文士的悲剧就在于，他们自身以及社会都认为他们的社会角色即在于参与社会的政治生活，而进入这种生活的文士只能是有幸通过科举考试的极少数人。唐代前期还较重诗赋的考试，而在中唐即渐渐淡化了诗赋试，到大和八年（834）雍陶及第的那一年，就根本没有考诗赋。这对长于作诗的贾岛来说是很不利的。据《鉴诫录》卷八《贾忤旨》记，

贾岛生性似乎非常孤傲，这种个性是大一统社会很不能容忍的，尽管他也八方请求援引，但没人能帮助他进士及第，这成为他的终身遗憾。据《摭言》，唐代无官被贬的文士有孟浩然、贾岛、温庭筠三人。孟是因愤世言激，温是因为他人作“枪手”，扰乱贡院。贾岛之罪盖兼二者。大中《墨制》虽荒诞不稽，或也事出有因。这样一来，浪仙的不幸遭遇似乎便是很自然的了。

浪仙的诗真实地记录了他由于不遇而在长安经受的贫困。他常常忍饥挨冻，多住在郊外的荒野，并不得不做贫民常有的采薪拾菌的活计，自己种药种菜等等。幸运的是，他也得到了诸如韩愈、姚合、令狐楚等人的帮助，使他度过了难堪的生活。他与其他许多文士的交往也多只是诗文的来往，故他的诗中缺少豪华的宴饮，壮观的出游，以及纷繁的管弦等，他的交友也多为无名之士。他的贫困寂寞，固然能说明岛诗中破败寒涩的眼前景、身边事的频繁出现，但并不能说明岛诗的风骨及格调，以及公认的岛诗瘦硬苦寒的内涵。

阐明岛诗的内容，似乎只要对贾岛的生平及时代的政治、风俗背景有所了解就够了，而要勾勒岛诗格调的风貌，则必须从贾岛的个性、才识着手，把岛诗放到中唐文坛的大背景中才行。

二

孤傲耿介、好静深思是贾岛性格中两个极突出的方面，岛诗多方面的风格即由此中生发出来。孤傲耿介，不只是体现在诗文及小说中的愤世疾俗的贾岛，而且更是选择了不同时尚的贾岛；耽静苦吟，不只是体现于岛诗中的禅意，而且更在于他对意象的体认方式。

唐代中叶的文坛，主要为韩孟诗派和元白诗派统治。韩孟诗派以才力和气格为诗，酣畅淋漓，又讲研究生硬和风骨；元白诗派以情愫为诗，讲究通俗和尽兴，以博世人的首肯。二者在不求含蕴上都相同，这也许能体现中唐崇尚尽兴的情趣。论者多将贾岛划归韩孟诗派，其实有似是而非之嫌。

一般说来，韩愈以才力为诗，气象宏大，贾岛以心力为诗，骨格清峭；韩诗雄奇，岛诗清奇；韩诗博，岛诗僻；韩擅七古，岛精五律。并且，韩孟诗都有散文化的倾向，而岛诗中却无。而孟诗与岛诗，也是同者少异者多。孟诗主情，岛诗主理；孟诗炼境，岛诗炼意；孟诗以气夺人，岛诗以格服人；孟擅五古，岛擅五律；孟坚硬，岛平易。除了贾岛为进取需要而跻身韩门外，很难看出他在创作上与韩孟有什么关联。苏绛《墓志》记其“性和茂，未尝评人是非”，可知浪仙坚持主张并不与人计较，从他与韩孟交往的诗中亦可知，他对韩孟亦五体投地，体会理解极深，但这不妨碍他在诗歌创作上走自己的路。如果说岛与韩门有一点相似的话，即在“务去陈言”的孤峭。

对师门尚不盲从，对风尚则更不随波逐流了。当时，元白诗风影响极大，甚至成为“元和体”的主流。李肇《国史补》记：“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元和体。”王定保《摭言》记：“元和中，元白尚轻浅，岛独变格入僻，以矫浮艳，虽行坐饮食，吟味不辍。”所谓元和体，在《沧浪诗话》中，主要用来指认元白诗体。浪仙的诗风，则主要是对元白诗风的背离，也含有对韩孟诗病的矫正，“变格入僻”，表现了浪仙对诗风认定的坚决。如果没有这种坚决，岛诗或许早就淹没在名噪一时的元和体中，不为世人所知

了。不为时尚所动，不仅有孤傲在，而且有主见在。

岛诗的风格也主要是在与元白诗风的对照中突现出来的。东坡定元白的诗风为“轻、俗”。轻，无重量也；俗，浅也，庸常也。文艺中所谓厚重，是指于人生社会有真苦闷，所谓孤愤也。孤愤是属于个体的，有切肤之痛的生活体验，而非闲愁。当然孤愤和闲愁并非泾渭分明，有时有交叉，有时亦可互补，作为生活的调剂。但翻开历史，乃至文史，缺乏重量的轻浅的时代是主要的，人们并不缺乏闲愁，而是缺乏孤愤。因此，从屈原到司马迁，到三曹，到陶渊明，到左思、鲍照等，再到李杜、韩柳、苏黄等孤愤深广之作家，受到了人们的衷心敬仰，决不是由于物以稀为贵。闲愁是轻，抒发者亦不乏天才，但不能与抒发孤愤者同日而语。关键在抒发闲愁多为博人同情，或为媚俗，抒发孤愤则多在为追逐理想，不仅利己，亦在利人。诚然，抒发闲愁者容易名动一时，而抒发孤愤者则往往遭到不幸。可知选择有重量的表达方式有多不容易。

俗即浅，浅即俗，亦是无重量的表达方式乃至生活方式。俗是沾沾自喜于人间烟火，并以品味人间烟火为唯一的生活内容。故轻和俗多为孪生兄弟，形影不离。与俗相对的是超越，是厌弃人间烟火。俗和超越，应当并存，即在热中时总有一点冷峻，所谓“冰炭一炉真玉性”。贾岛的诗中厌弃人间烟火味太过，故有“枯寂”、“苦寒”之病。浪仙厌弃太过还形成了诗中的“野”气，相比之下，还是比“俗”气更受欢迎。李东阳论道：“野可犯，俗不可犯也。”（《麓堂诗话》）

岛集中仅有一首“艳诗”，即卷九《友人婚杨氏催装》，全诗就一个“催”字，写出新郎的焦躁与新娘的娇艳，有情有境，但亦不能与元白的艳诗相比。岛集中亦有多首干谒诗，是为求取援

引，格调一般，也很难状之以“俗”字。与元白品味富贵安适非同一格调。

苦吟是通向厚重的重要途径，亦是对轻浅的彻底弃绝。浪仙在不能实现古代文人既定角色的情况下，只能把作诗当作自己的第二生命，因此对之格外珍惜，这就与把作诗当作邀名钓誉的手段与打发闲愁的风雅有着天壤之别。这就给诗坛带来一种新的气象。尽管人们对此有褒有贬，但总体上还是肯定的多，厌弃的少。贾岛之名亦和苦吟结下不解之缘。胡适对此作了充分肯定：“这样认真的态度，便是杜甫以后的新风气。从此以后，做诗不是给贵人、贵公主作玩物，也不仅是应试的工具了，做诗成了诗人的第二生命。”（《白话文学史》）

背离时尚只是形成岛诗风格的契机，耽静苦思才是形成其风格的直接动因。

“静者心多妙”，指出了思想家乃至艺术家只有在静中才能发现世界的神奇。《老子》指出认识的前提应当是“致虚极，守静笃”。《文心雕龙·神思》曰：“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陆机《文赋》亦曰：“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岛诗“容飘清冷余，自蕴怀抱中。止息乃流溢，推寻却空濛”（《投孟郊》）等等，讲的都是文思中虚静的境界。而以往一提到“虚静”，就会与消极避世等同起来，是很偏颇的。

“言归文字外，意出有无间”（贾岛《送僧》），是静者追求的境界，亦浪仙的审美情趣所在。风格的关键在艺术家把握意象的方式，即把意象放到怎样的背景中去回味。浪仙是把眼前景、身边事放到文字之外、有无之间去咀嚼的，因此，他善于把握住事物细小方面的变化与情境之间的联系，而这些细小变化多产生在

人们的注意之外，所以岛诗给人奇僻的感觉。如：

微云分片灭，古木落薪干。（《寄白阁默公》）
炉烟上乔木，钟磬下危楼。（《题岸上人郡内闲居》）
空巢霜叶落，疏牖水萤穿。（《旅游》）
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题李凝幽居》）
细响吟千苇，余磬动远萍。（《送韩湘》）
磬通多叶罅，月离片月棱。（《夏叶》）
空地苔连井，孤村火隔溪。（《寄武功姚主簿》）
静江鸣野鼓，发缆带村烟。（《送南康姚明府》）
篱落罅间寒蟹过，莓苔石上晚蛩行。（《酬慈恩寺文郁上人》）

.....

这些诗句中所体现出的细小变化非好静者不能捕捉到。文字外，有无间，已经超出了寻常的语言形象世界，是人们的感官直接面对的世界的生灭，以及事物间相互的钩连、变化等等。没有声响，但具一切充实，所谓渊默雷声；时间浓缩了，无数沙劫的演变即在眼前一一而过，一切坚硬，一切悲欢，都变得如梦幻泡影，这是真实的，又是不可捉摸的，个人的存在只是瞥见这世界短暂的窗口，一切思想、文化观念、情欲等在这个窗口面前消逝了，只剩下淡淡的与生存情态的联系，于是就有了浪仙平淡而自然的诗章。所以，浪仙不同于多数诗人如像捕捉意象的猎手，作诗时带着思维的猎犬去搜寻有用的猎物，而只是用静如止水的心灵去映照世界，然后借助语言把这映象描画出来。岛诗中有不少描画这种映象的诗句：

汀鹭潮冲起，船窗月过虚。（《送朱可久归越中》）
孤烟寒树色，高雪夕阳山。（《送馱法师》）

独树依岗老，遥峰出草微。（《偶作》）

卷帘黄叶落，锁印子规啼。（《寄武功姚主簿》）

迴磧沙衔日，长河水接天。（《送友人游塞》）

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忆江上吴处士》）

.....

这种句子中无意蕴可寻，但有无言的大美在，或许即司空图所谓浪仙辈“时得佳句”（《与王驾评诗》）。诚然，岛诗多有句优于篇的倾向，或许已是一种时尚，江西诗人、四灵诗人不也继承了此时尚么？（说见胡适《白话文学史》）

岛诗之瘦主要在于立意为诗的作风。瘦即硬，与肥软对照，即辞少意丰之谓，并非诗之病，恰得诗之神，如卷九的《赠梁甫秀才斑竹拄杖》中所咏拄杖。这种作风，多是将平常意翻新，或以侧，或以反，或透一层，或转一语，或离一步……恰恰是江西诗人“点铁成金”的家法。最为宋人看重的是“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暮过山村》），说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六一诗话》）；“旧国别多日，故人无少年”亦得宋人称赏，引得荆公、东坡竞相摹仿。（见《诗人玉屑》引《冷斋夜话》）又《寄远》：“家住锦水上，身征辽海边。十书九不到，一到忽经年。”将平常意透一层说，得江西诗人称赏。像贾岛这样的不遇文人，无权干预社会生活，接触生活面自然狭窄，能将平凡单调的眼前景、身边事酝酿成不落俗套的诗歌，本身就很难得了，而责备浪仙“逃避现实”、“专门探寻那别人不曾注意的阴暗角落”（见游国恩《中国文学史》），岂不太苛刻么？

三

贾岛的诗风虽说出于自我认定和选择，但历史先行地就已经为他提供了可认定和可选择的存在。

浪仙的生活面较狭窄，与孟襄阳似，而就眼前景、身边事创新出奇，则与杜子美似；以立意为主，出语自然，则与王摩诘似。孙仅《读杜工部集序》曰：“公之诗，支而为六家：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其实据岛集，浪仙似较偏爱王昌龄，其《剑客》、《玩月》、《寄白阁默公》、《送惠雅法师归玉泉》中多有袭用龙标句意者，在倡导“陈言务去”的韩门诗人中，是罕见的。

就中唐当代，直接影响贾岛的当数张籍和孟郊。张籍诗的古淡平易，从锻炼中来，可看岛诗的模样；又孟郊诗的“横空硬语”，亦可看出岛诗瘦硬的影子。

岛诗对当代及后世的影响，一言以蔽之曰：变格入僻，以矫浮艳。浮艳是贪求容易的结果，如肥胖是贪求口福的结果，古代的诗坛及今天的养生美容都一直倡导“减肥”，并非像闻一多先后所说只有在衰世中人们才想起贾岛（见《唐诗杂论》）。每个时代都有浮艳和肥胖，所以每个时代都需要贾岛。这也可说明为什么中唐后历代都有贾岛热。

从中唐后期及晚唐诗人追念贾岛的诗中可知贾岛在当时及后来即受到普遍的尊爱，是唐代少见的（见李知文《贾岛在唐诗发展史的地位》，《文学遗产》，1989年5期）。

据方回《送罗寿可诗序》，五代宋初，以中晚唐诗人宗，就有学贾岛一派。其中九僧只学其瘦，不学其所以瘦，被人讥笑